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編號 D7231700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奏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隴騷然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望風退走彼為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
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為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
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况當遠離朝廷故不得
不以此事而言也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二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二

草奏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

熙寧三年
十月

臣奉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

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半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

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

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

患豫防秋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

武備况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大羊奔突間

謀內應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

有智勇州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

駐內承 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
可以差 檄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
州也駐 道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止

諫西征疏 熙寧四年正月一日上

月日且 位臣先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以不材誤
承朝廷 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
日伏望 陛下而諭以允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
令一一 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知深厚責
任至重 所懼者智識淺陋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
臣自 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問里皆云今
夏太 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

所存而 秋霖雨經月不霽禾稼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
往無米 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春簸之後不過得米
三四升 穀價踴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
贍以此 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庸賃
客傭或 燒炭採薪或乞勾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
惟宜 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徭役自
少逋 負自實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
里自 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
然後 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實逋負
其所 費之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
何由 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

轉死也。蓋欲止沸者莫若絕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此緣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間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皴飯，布囊，力車，以備餽運。悉取歲賜乘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竭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一作路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器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為虛為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惟宜謹嚴，守備俟其入

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九百處置皆為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算，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恐，書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為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彊，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况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

言馬公集卷十三
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
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
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
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况關中饑饉十室九
空為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
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
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為不可何則今者
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彊寇誅無辜之小
種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
皆為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
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其

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為
馳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
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不勝
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臣死再拜上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

右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晦于致
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皇暎為虐四海
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青消變
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
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聰納不得於理歟獄
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

雍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乂不效也應中外文武
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
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
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
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群
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
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
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
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
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

自揆忝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昇在朝廷屢以狂瞽
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
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
一時古人雖在畝畝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
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
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釁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
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常士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
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
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
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
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爲碌碌守法循故

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
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
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
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
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
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
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
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
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蹙於言雷者翕然附之爭勸
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
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矣其懷忠

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
之官太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
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
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
爲之如是則政事之行謬群臣之效詐下民之疾苦遠方
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
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箚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
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
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
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
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

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
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
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
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
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
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
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
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
而刑之又出榜喜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
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群
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

者也素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
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
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否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若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下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良之今
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
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
臣不臣者也人主自減則衆謀不進事是而減之猶却衆
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
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
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

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
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群下同聲賢之有
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上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
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
下所謂中心謀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雍蔽以成其私者也
苟忠謹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
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
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
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
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
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

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
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
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
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
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
心附會執政益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
異矣臣今不敢復言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
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
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夫力者民
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
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

少矣言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
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
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
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米食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
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
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
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
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
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
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
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則家

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
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
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
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
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
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
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
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
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
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繼惟恐不迫
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

則嗷嗷窮則攬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
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
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
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
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
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
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言則忘食夜則
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迷復無
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
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
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

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志唯今之謀人姑將
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獻詢茲黃髮則罔所衍蓋悔弃老成
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
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
又喪武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示丞
相各又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古今計謀卦兆皆反
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
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
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
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

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
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
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
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
而莖新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
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謹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
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
計從初官本分催數年催納更不收利負其免役錢盡除
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
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
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

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
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
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
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
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
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
而畿甸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
之赤子願陛下俯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
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覺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照奏雨
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
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

備問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
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
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
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
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
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
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

元豐七年
十二月

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
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
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

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士范鎮兄
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
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
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
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
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
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
間罕遇其比况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
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
朝廷惜此良寶委弃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
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然其學行自餘

進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
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元豐八年
二月上

右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勅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
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
遇布衣未嘗妄語况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疇耳
日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措云為動多差
繆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
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才
旬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

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奉神宗皇帝喪狀元豐八年三月十七日上

右臣先任提舉西京嵩高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間於今日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弃天下臣哀荒摧絕無地自處伏念臣自先帝踐祚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實翰苑繼處憲臺亦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任方辭事任願就冗散亦荷矜容曲從所欲養以

休祿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近者書成又叨進職褒嘉賜眷皆踰等輩聖恩汪洋天隆地厚未足為喻奉諱之初即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奉望梓宮展臣子之誠萬分之又念國朝故事如昭厚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加以前已乞留臺國子監未奉進止彷徨疑慮不敢輒行今竊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居已於今日十七日起離西京欲乞入闕廷隨百官班入臨見辭路聽候指揮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飯狀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

衙劄子節文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床餅飯當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如闕床即疾速計置收糴變造乾糧所有柴錢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義勇赴沿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戶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齎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

屯成州軍須合預行變造乾糧准備支遣附帶前去左劄送陝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速行勘會義勇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飯仍趁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自免致非時蒸熟易為損惡仍每乾糧一秤破條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竊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乾

糧餼飯酒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
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况即今諸縣官倉床米至
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關食人戶各二石尚
未有備若更造乾糧餼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
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
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乾糧餼
飯萬數不少後來既不出兵其乾糧餼飯所在堆積經
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為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
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為
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
乾糧餼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餼飯仍令十

日一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為國家又欲出兵
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為便穩光已指揮本
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餼飯更聽候宣撫衙指
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使衙伏望裁酌早賜指揮

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熙寧四年三月三日

得旨
依奏

准熙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近
為麟府路豐州及外堡寨官吏弛慢不職不修完城池樓
櫓器甲等已奉聖旨降官等第斷遣及劄與三路轉運司
徧牒轄下沿邊州軍知委去訖近又據陝西路提刑官撫
司奏華州甲仗庫考考不堪蓋是監官并本州官員全不

用心點檢有誤緩急使用其鈐轄盧戴坐受優俸空占當
直兵士略不營職朝廷已令鄜延路經略司舉官差替盧
戴其華州甲庫考弩不堪本州當職官負全不用心點檢
仍鈐撫司差官取勘聞秦竊虜諸路亦有不修完城壁器
甲等去處奉聖旨令河東河北陝西經略安撫司指揮轄
下州軍委官吏于細點檢須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
器甲精利如將來朝廷專差官點檢得却有未修城壁樓
櫓器甲等其應干官吏必當依此重行斷遣劄付本司者
尋依准朝旨行下本路諸州軍施行近准虢州申州司勘
會本州雖係陝西路即不係近邊州軍其州城從來並不
曾有敵機戰棚為自來霖雨損壞摧塌及無兵功累年不

曾修築今來亦不敢專擅役夫修築已牒在城兵馬都監
呂士宣重行檢計損壞城邑去處才候檢計到合使人功
物考別具狀供申乞差兵夫次及據解州申准兵馬監押
狀申准州牒備錄到安撫使司牒內坐到聖旨指揮修完
城壁樓櫓等尋將帶壞寨木匠作頭等檢計外羅城面上
只有更屋二十三座並係年深倒塌及城壁墜倒久來亦
不曾泥補修完伏乞據狀申上乞差官計料修城人工
及勅添樓櫓免致將來朝廷差官檢視見並不修完城壁
及勅蓋樓櫓虛負責降停替州司勘會舊來城上並無樓
櫓即日城面上闊處只及四五尺以來今若指揮使行勅
造又緣合使人工材料數目不少今來未敢專擅勅修伏

候指揮

右謹具如前勘會管下永興等一十州軍城壁內有久
來已行安置樓櫓完備亦有城壁低下薄怯全未有樓
櫓去處其逐州官吏既准上項朝旨及見麟府豐州官
吏以不修完城壁櫓器田降官等第斷遣并華州官
吏差替取勘仍恐朝廷非時差官點檢例各畏懼爭欲
日近興功完葺以避遣責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
潤方可安置今來解虢兩州城壁皆稱潤處只及四五
尺以此之類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初修樓櫓若非大
段興功無以辨濟况今本洛州軍全闕廂軍應急差使
官庫亦闕見錢收買材料若是差役人夫配率材料又

緣陝西州軍已是去歲夏麥薄收秋苗旱損當此饑饉
人戶流移之際若更如此差擾必是轉難存濟兼永興
一路軍州軍盡在腹裏去公邊絕遠設若蕃賊入寇亦
未能便到逐州軍城下其樓櫓修下數年不用不象損
壞今來若盡令與公邊州軍一例須管日近修完城壁
樓櫓堅固器甲精利顯見官私虛有勞費欲乞朝廷特
降指揮其公邊及次邊州軍即一依近降朝旨修完所
有腹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以漸營葺其器
甲即據不堪數目逐旋勒作院人匠依程課修整務令
精利所貴公私皆得辨濟

乞不添屯軍馬

熙寧四年正月八日上

今月七日准熙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本司近已具奏聞乞於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州軍易得糧草之處別添屯軍馬選差將官專切訓練逐路不得勾抽專聽宣撫司節制內一項乞於永興軍駐劄兵馬差本司準備差使莊完使趙瑜充永興軍路都鈐轄與知府專管訓練者

右具如前臣勘會永興軍所管今年正月一日見在軍糧麩細色斛斗共三十六萬九千七百石二斗四升據即日本府見駐泊及就糧并本城兵食糧食及官遼請俸等共約支得向去一十七箇月半馬料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約支得向去一十五箇月有餘

得草四十萬六千二百二十二束約支得一十三箇月半有餘此只是據見在軍馬約度即不知今來所添屯軍馬計多少數目若只添一倍之時其人糧只約支得八箇月有餘馬料只約支得七箇月有餘得草只支得六箇月有餘所添更多所費尤廣又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重應災傷人戶委的飢乏不能自存者仰發省倉斛斗據第四第五以下人戶各借二石今勘會永興軍諸縣第四等以下闕食人戶約及十餘萬戶若每戶支二石共計合支二十餘萬石其外縣雖有糧草亦是數目不多更難支充貸糧若並令在府省倉請領又更減却此數即軍糧約支更不及得上項月數况去年

陝西經夏大旱入秋霖兩五穀例皆不熟其永興軍放
稅多者至七八分即令每斗白米價錢一百文足得
束價錢二十七文足雖差官開場糴買只糴得白米九
百餘石稈草全無兼勘會軍資庫日近雜支錢盡底支
絕准轉運司牒將三司提刑司鹽馬司封樁錢盡數充
雜支錢止及四萬餘貫除支每月料錢及軍府諸般使
用并不住准轉運司牒支撥往沿邊州軍及應副收買
軍期物色見今無錢支與和糴場糴買糧草豈得謂之
易得糧草之處空竊謂大凡添屯軍馬先須約度本處
糧草可以贍養與否今來關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
兵猶恐不足更添新者何以枝梧雖朝廷更於左藏庫

藏庫支撥銀絀絀等降下本路添助支費亦不免令
州縣配賣與百姓轉增貧困况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
從遠處與販得來須本處土地所生方可計置今饑饉
如此雖多積金銀高估物價令轉運司與州縣多方擘畫
其日下所要糧草何由可得况即今民間闕食流移死
亡者已為不少諸縣處處申報驚劫若至向前二三月
後舊穀已盡新麥未熟民間必轉更飢乏若官中愛惜
倉庫坐視不救竊恐流移轉多死亡轉令盜賊轉煩深
為不便竊以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姓離散心腹之憂
豈可重外輕內逐末亡本茲事得失所繫不細伏望朝
廷先將陝西諸州軍糧草約度合贍得若干軍馬一年

支費仍須於十分中量留二三分救濟目下飢民外如
有剩數然後據數添屯軍馬若苦無剩數之時伏乞朝
廷更不添屯備以邊鄙未寧源至量添軍馬之時即乞
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各委逐處兵官精加訓練不須聚
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更特置都鈐轄三員候邊
事稍定即乞速發遣歸住營處所貴公私稍得辨濟若
不如此先約度糶草但務添屯軍馬竊恐一旦倉庫俱
竭別有不虞至時悔無所及臣職在守藩不敢不言所
有先准朝旨令第四等以下人戶借支斛斗二石未審
今來支與不支若支與則軍糧轉更不足不支則人戶
正當飢乏伏願聖慈早降指揮臣不勝迫切之誠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熙寧四年正月

上九

右臣准今月三日宣命差下在京及外處拱聖等十四指
揮計五千餘人赴永興軍權駐泊准備宣撫司抽差使及
差控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句訓練臣本書
生叨忝兩制軍旅之事素所不知加以近准宣撫司劄子
坐到教閱新法令排日各習事藝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
縣民事至多及應副公邊軍須物色文案填委每日自旦
至暮未嘗暫閑實無餘力與趙瑜同監教閱又不可專委
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屯駐泊就糧兵士自來
並是鈐轄劉斌路分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來所添兵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一
士准宣命指揮只令趙瑜與臣專管句訓練所有舊來兵士不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士既在永興軍駐泊其劉斌李應之並是本路鈐轄都監豈可却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賓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深為不便所有上件新差來永興軍權駐劄兵士臣欲乞令本路兵官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句得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宣撫相公更賜敷奏乞早降指揮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二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四

章奏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六初發號令不可不御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鎖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